

16.06

革命回忆录选辑

第 六 集



中共淇县县委党史资料征编办公室

一九八 〇 年十二月

内部资料 注意保存

革命回忆录选辑

第六集

· 288 ·

中共淇县县委党史资料征编办公室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

目 录

关于河北民军第九支队淇县工作团的一般回忆·····	吴建华	1
访唐纪同志·····	赵树人	5
在汲淇县工作的回忆·····	张新德	8
牛毅同志在淇县工作的回忆·····	赵树人	13
凌云同志谈淇县解放初期的斗争·····	赵树人	18
段敬堂同志回忆淇县的革命斗争·····	赵树人	22
和云普同志回忆淇县的革命斗争·····	赵树人	33
访老教育科长秦玉美同志·····	赵树人	41
访问孔庆祥同志·····	杨金国	47
怀念王舒苗烈士·····	刘哲民	52
访问郭志德同志·····	赵树人	56
访王保庆同志·····	杨金国	60
访郝裕德同志·····	赵树人	63
关于淇县山区斗争情况的回忆·····	杨宝望	66
耿俊儒同志谈话记录·····	赵树人	76
我参加革命前后的回忆·····	赵树人	79
贾培恭同志回忆黄洞村的斗争·····	赵树人	85
我参加革命活动的几个片断回忆·····	王露中	93
访郭增堂同志·····	赵树人	98
我对太行小兵工厂的回忆·····	李同合	102

~~关于~~河北民军第九支队淇县工作团的一般回忆

河北民军总指挥部，总指挥张荫梧，副总指挥王长江。一九三八年初设民军太行军区司令部，驻林县合洞寨。司令由王长江兼任。司令部设政训处，驻合洞区的上庄村。政训处主任闻允志，系中共北方局派往民军作统战工作的党员。政训处是我党领导下的政训处。

政训处先后建立了辉县、林县、淇县工作团。其任务是宣传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扩大抗日武装。

政训处建立了中共党支部，受中共太南地委领导。各工作团主任均由党员担任，每个工作团均配备几名党员作骨干力量。工作团亦是我党领导下的工作团。

淇县工作团是一九三八年五月份建立的，最先驻淇县西部山区的和尚滩，后驻东、西鱼泉，以及灵山寺等地。淇县工作团长是吴建华（党员），团员有刘清训（党员）、张业天（党员）、王化棠（淇县一中学生参加了工作团），共有四人。原先有淇县平原区的名叫罗济民的带领几位青年，愿参加工作团。罗自称抗日战争前曾因共产党问题被捕，现在愿参加工作团从事抗日工作。我们表示欢迎，并给他任务，要他动员青年到工作团参加抗日工作。他只留下了王化棠参加了工作团，以后并没有返回工作团。

在麦收之前，民军干部第四队到淇县活动，我介绍了淇县第四区日伪区长，是淇县路西著名大地主罗老烧的儿子。第四队将这个伪区长抓走了，但半路上又跑回家去，不敢再当区长了。

一九三八年的五、六月间，国民党的中央政府委任鹿钟麟为河北省政府主席，张荫梧为民政厅长。河北民军作为河北省政府武装力量之一，奉命调往河北省。根据上级党的指示：河北省的敌后已为我八路军和游击队的抗日根据地，民军回河北省势必与河北省八路军和游击队争夺根据地，因此，我们党领导下的政训处不随民军回河北省去。经闻允志向民军总指挥部申请，批准闻允志以政训处为基础，建立河北民军第九支队，委任闻允志为支队司令，原太行军区司令部撤消，其政训处转为第九支队的政训处，政训处主任闻允志兼其下属工作团依然存在。

是年麦收前由汲县纱厂的工人组成的工人游击大队，从汲县山区拉到了淇县的庙口镇驻防，据说该大队原归汲县国民党县政府收编为县的武装，因与该县政府发生决裂才拉到了庙口。后遭日寇袭击，受了损失，才拉到山里驻在西鱼泉与淇县国民党县政府和我的工作团驻在一起。该大队便成了淇县国民党县政府的武装。我们向该大队教唱抗日救亡歌曲，向他们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战士们经常谈话，关系搞得很融洽。我们与国民党县政府关系搞得很好，我们向他们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我们工作团配合县政府、工人大队的一个中队联合行动，除过一个汉奸。这个汉奸是个天主教徒，经常到山区散发日伪印发的大东亚共荣圈等宣传品，刺探游击队的情报。于是，在一天的夜间，我们过到铁路以东，紧靠铁路的一个村庄，把那个汉奸捉住带到山边，枪毙了，沿路散发了以除奸团名义的传单。

经过工作团的争取工作，工人大队愿归民军收编。经我向闻允志汇

报。于七、八月份闻允志亲自到西鱼泉来，对该大队进行收编，将该大队改编为民军第九支队第一大队。原大队长、中队长、班长一律原职不变。另委吴建华为大队政治主任。该大队共有六、七十人。长短枪30余支。自归第九支队该大队的给养即由民军第九支队发给。

后第一大队和我们工作团移驻灵山寺，当时我患疟疾很重。有一天刘清训陪我去西鱼泉就医，在那天的夜间，第一大队被一股勾结日寇的汉奸土匪袭击，收缴了第一大队的枪支，并将大队长王振福、大队副政治主任孙伯英及其夫人，还有一名干部抓走在其村枪毙了。（文革中淇县外调人员对我说过，曾去过被枪毙的村庄作过调查。）这个大队又经过二次打击，有几个战士灰心回家去了。其余人员随同我们工作团一同回到林县上庄第九支队司令部。

不久，第九游击支队的番号被取消，其原因是国民党特务，压迫张荫梧，说共党闻允志借用民军的名义成立第九支队，等于共党张锡珩借用民军的名义成立了十三支队，实际上是八路军的翻版，这就叫做“为他人做嫁衣裳”，这种事情不能再干。张荫梧在这种情况下取消了第九支队的番号。之后，经闻允志与民军晋冀鲁豫办事处主任兼民军干部十一队队长朱程合作，于是年九月成立了我党领导下的民军十一团，将第九支队第一大队的干部战士分散编入十一团，朱程任团长，闻允志任团政治主任。我任第二大队政治主任。于十月间十一团开到淇县黄洞村活动。拂晓袭击过高村（京广路线上）的汉奸大楼（十数层，下有铁门）未打开。随即往铁路东活动。返回淇县在庙口附近遇着大地主罗老焕到

各村收实物地租的大车。由于我了解庙口一带和山区一带村庄农民都是租种的罗老焕家的土地，每到麦秋和大秋之后，罗家账房先生，带着账簿，由长工赶着大车到各村收实物地租，由于租重，农民恨之入骨。我一问是罗老焕家收租的大车，我便指挥部队把三条大黑骡子没收，并将收租的账簿焚毁，回到了黄洞村。之后，日军由原收缴第九支队第一大队武器的那股汉奸土匪武装带领，袭击黄洞，十一团撤回林县休整。一九三九年十一团成了八路军总部领导下的华北抗日民军的基础，后调冀鲁豫第五军分区成为主力部队。朱程任军分区司令员，闻允志任政委，在抗日战争中立了战功。

吴 建 华

一九八四年四月十九日

访 唐 纪 同 志

1983年7月22日上午，淇县党史办公室赵耐人、王青盛二同志，在中共安阳市委访问了原市委副书记唐纪同志，请他谈谈1945年至1947年他在淇县搞兵运工作的一些活动。唐纪同志热情地接待了赵、王二同志，并回顾了这段斗争历史。

下边是唐纪同志谈话记录：

我是1944年秋天，大概就是8月间，受党组织派遣，到伪新五军第九师，师长张体安部的一团做统战工作的。主要是做这个团团长赵庆功的工作。我的公开身份是团部参谋，我的任务有三项：一是搞军事情报，包括敌人的行动计划、人员、武器装备的情况；二是给我军和根据地购买武器、弹药和医疗器械、药品等；三是掩护我党干部活动及过境等。重点是搞情报和物资，抗战胜利后，我冀鲁豫四地委书记赵紫阳、分区政委张国华，司令员赵成锦等领导指示，要赵团起义，我向赵作了工作。但由于蒋介石要扩大其反动势力，独吞胜利果实，建立起一党专政的蒋家王朝，采取了一手拿委任状，一手拿金钱，收买了日伪汉奸部队，赵看到这些就有些动摇，又怕我军力量小，靠不住，不想起义，但表示愿与我们合作。后来这个部队进驻淇县，主要任务是收复平汉铁路线。

1945年秋天，我冀鲁豫部队准备歼灭逃往淇县西岗的汉奸牛英德匪部时，为了不让驻城里的敌人支援牛匪，组织上要我向伪师长张体安、团长赵庆功做工作。我告诉他们：我八路军准备歼灭牛英德匪部，

牛匪在地方上作恶多端，民愤极大。你们不能干扰我军的行动，不能派兵支援，否则对你们不利。张、赵为保自己的实力，表示同意。但怕上头怪罪。我说，可以虚放几枪应付一下，上边问时也好交待，他们照办了。在我军攻打西岗时，城里的敌人只放了几下空枪，只派了几个便衣去看了一下。便衣队队长卞云鹤，也是我们内部发展的，后成为共产党员。有什么事他随即向我报告，他儿子卞斌当时就是我们党的县委书记。西岗战斗胜利结束了，我军全歼牛匪两千余人，枪声一停，我就骑马行车去了西岗，见到了一些领导。十六团团长要送我两枝手枪，我不要。我说：我有，比你的好！

后来，我太行部队打扈全录匪部时，张体安部也未支援。

关于王洪宪同志说的，1945年由敌伪处购买药品的事，有这件事，是我亲手办的。不过这类事多的很。我们是用银元、黄金和大烟换的。我们解放区有个“特办”，主要负责采购金银和大烟土，用这些东西换敌人的武器、弹药和药品。我冀鲁豫十六团、二十一团、三十二团、骑兵团，都由我从敌人处给买过武器弹药。伪三十二集团军住在新乡图书馆时，我们去十几辆大车，去拉武器弹药。他们名义上也是野战军支援地方伪顽武装，实际上是那些当官的得了我们的白银和大烟，将武器、弹药、药品等卖给了我八路军和解放军。1945年8月打滑县城时，用的武器弹药，就是从敌人31集团军王仲廉部买来的。买的武器有轻、重机枪、手枪、步枪、手榴弹等。

我党派在敌军内做地下工作的人不少，如原国民党三十八军军长孔

从周，就是我大革命时的党员，（现在可能还在中央军委），长期隐蔽在敌人军队中。当时在伪新五军工作的地下党员还有庞廷同志。（现在公安部十三局局长）冯在林同志，（原在西安工作）我们互相都有联系，所以敌人的活动情况我们随时可以知道。1945年10月，蒋介石违背《双十协定》，指令马法五、孙殿英、庞炳勋等部，沿平汉线向我华北解放区进犯。我们将此情报汇报给冀鲁豫军区司令员杨得志同志，使我军在邯郸战役一举歼敌7.5万人，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我个人简历是这样的：

我家是南阳地区内乡县人，今年63岁。1937年11月参加八路军华北军干校学习，朱瑞是主任，当时学校住在山西晋城县。1938年入党。从干校出来分到八路军前总政工部任秘书。1941年调山东省冠县冀鲁豫军区政治部敌工部当干事，以后又到四分区任敌工站站长，内黄县敌工部长，沙区工作团组织部长，渭南办事处外勤秘书。1944年8月到1946年8月在伪新五军第九师一团任“参谋”，做统战工作。1947年到豫北办事处^任副主任兼情报科科长。1949年任平原省公安厅二处副处长。1952年底调焦作矿务局历任行政处长、办公室主任、书记兼矿长、矿务局副局长。1958年任焦作市副市长，1980年任焦作市委副书记、书记，1980年5月调任安阳市委副书记。

（赵树人整理）

在汲淇县工作的回忆

张新德

我是在日本投降后，于1945年11月调到汲淇县联合县政府任副县长的。当时县委、县政府的主要领导人有：县委书记赵抱一、组织部长刘萍，副部长霍云桥。县武委会主任张敬民，县长李自如，他还兼城工部长。前方指挥部政委阎镇，还兼三区区委书记。公安局长马芳。以上人员都是县委委员。宣传部长开始是杨文焕，后来杨因病去世，陈文书任宣传部长，也是县委委员。救联主席我不记是谁了，妇教会主席是张瑞。“五四”指示以后，刘萍调走了，霍云桥任组织部长。阎镇也调走了。还有汲淇县独立团团团长周泉，也是县委委员。

1947年春天，汲淇两县分开了，我留在汲县，县长还是李自如，县委书记是白涛。赵抱一任淇县县委书记，柳林任淇县县长，霍云桥分淇县仍任组织部长。汲县的组织部长是白涛的爱人李秀山。

在汲淇县时，我经历的几件大事，还能记得些，但记不全了。

一是贯彻“五四”指示。这是党中央1946年5月4日向全党发的指示，决定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在根据地主要是进行复查，搞“填平补齐”。我到汲淇县后在前方多，当时是“一手拿枪，一手分田”，老区经过减租减息，土地问题已搞的差不多了，地主家没有什么东西了，主要是检查一下过去有没有遗留问题，如成份有没有划高划低错了的，再就是把地主、富农家的浮财再分分。在汲淇县根据地，我记有两个区搞的较彻底，这就是一区和四区。

当时搞这项工作要求很严，布置也很严密，因为和国民党订有和平

条约，所以称之为“耕者有其田”。不叫土改。我当时在狮豹头村对每一户的土地进行了调查。这个村共有8顷地（编者按：每顷为100市亩），两户地主：一户有5顷地，一户有3顷地，连附近几个村庄都有他们的地。一户老贫农对我说：“除了他两家外，就数我富了！”我说：“你有多少地？”他说：“我有一亩半地，是我家祖上留下的坟地。我父吃的就出外逃荒，也没卖这点地。其他人都卖了，所以就我有这一亩半地。”从这说明，土地问题不解决，农民是翻不了身的。

二是85师进攻。这是1946年冬季的时候，阳历阴历几月说不清了，反正天很冷了，山坡上有雪。敌人85师向我汲淇县解放区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想扫平我解放区，消灭我人民武装。实际上从1946年6月，蒋介石就开始了进攻解放区，单方面撕毁了停战协定，扬言三个月消灭共产党，所以我们对敌人的进攻早有准备。

敌85师向汲淇县进攻那天，县里还正在开干部会，针对敌人的武装进犯，提出“县不属县，区不属区”的口号，要同敌人在本县、本区内进行周旋。我当时负责三区，就是汲县的贾庄、芳兰、怀召这一带，范云桥、马芳分在四区。敌人是从几个方向同时进攻的，从汲县塔岗那进山一股，从淇县那边进山一股，还从辉县进山一股。敌人企图分兵合击，吃掉我五分区各县。只得在汲县这里，敌人进到正面，占我根据地20天。据说敌人从汤阴、鹤壁也进了山，到不到林县我不清楚。敌人在正面。罗圈山上还修了碉堡。

敌人开始进攻时，咱们汲淇独立团在塔岗口顶了三天，但敌人太多，

顶不住。一次周泉团长对我说：“不行呀！得撤退呀！没时间了！”我说：“你们该撤就撤，不要管我们。”我们准备钻山洞，和敌人打游击。我和三区区长阎多兰，区委书记袁林三人，带着三区区干队的一部分民兵，留在了敌后。

敌人占领了芳兰，我们三人商量咋办，我说：“要是不让民兵回家，他家有老婆孩子父母亲，弄不好还会有投敌的呢！”一致同意给民兵开个会，征求他们自愿。后来我们在山头上给民兵开了个会，讲了敌人来势大，但他们是兔子的尾巴——长不了。根据当前形势，家里确有困难离不开的，可以把枪交了回去。回去后表面上应付敌人，不受损害革命。愿意坚持斗争的可以留下来。”最后我说：“我们不打算走，不离开区上。如果情况十分紧张了，我们再向根据地撤不迟。敌人人生地不熟，咱不怕他，他去这个村，咱们就往那个村，敌人在山沟里，咱就往山尖上，敌人占住这座山，咱就占那座山。”我的话对大家是个鼓舞，很多人愿意留下来。我们就这样坚持了20多天，咱们的大部队下来了，85师便退走了。关于淇县那边如何同敌人斗争，我不很清楚，可问霍云桥同志。

三是支前工作。解放战争开始了，天天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战斗，部队在前方打，县政府担任着支前任务。要保证前方将士们的吃穿，还得负责运进弹药，抬担架等工作。当时汲淇县六个区，有一半也是接敌的边沿区。除了同敌人进行武装斗争，还要担负支前任务。老区人民节衣缩食支援革命，负担非常重。光粮食烧柴就不少。除了独立团、区干

伙，还有林县来支援的民兵，不说别的，光是烧柴就是一件大事，必须保证他们做饭用的烧柴。

1946年保卫麦收时，我记得有县独立团，还有林县民兵一千多人，我和他们住在云蒙山，各村群众来送粮送柴，粮食还可以，但烧柴解决不了，这怎么办？县政府是搞供给的，我又主要负责，最后我主张把庙拆了，梁、檩扒下来当烧柴，就这样解决了烧的问题。

关于我的简历：我家是河北省元氏县北茫见庄的，我1938年参加革命，先当教员，当校长，1940年10月调到县政府工作，先在教育科当科员，后来任县训练班主任，1941年起任教育科长，后来县里没有根据地了，就到区上当区长，是在敌占区，1943年叫我组织高（邑）赞（皇）元（氏）县政府，就是高邑、赞皇、元氏三个县城中间，成立县政府。这里全是敌占区，环境十分危险，我担任县政府秘书，1945年春，我任县长，日本投降后我调到太行五专署，先帮助了一段工作，到11月份便任命我为汲淇联合县副县长，党内是县委委员，1947年春天汲淇两县分设，我依然在汲县，这年六七月份，我去太行区党委学习，就离开了汲淇县。学习后我被分配在太行区贸易公司，任人事主任，也叫人事科长。1949年我调到天津工作，先在市贸易公司当人事主任，1951年调任华北人民政府油质公司任副经理，1953年任经理，1954年又调土产公司任经理，1956年成立了天津市农产品采购局，我任局长，后来又与市供销合作社合并，我任供销社主任，1958年大炼钢铁时，供销合作社被撤销，合并到市商

~~业局。~~我被调到天津市和平区任区委书记。后来又调到河北区任区委书记。1980年我得了病，休息了很长时间。病的当中“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我病好后，调到天津市委监察委员会工作，“文化大革命”结束，又让我回市供销社当顾问，实际上是退二线，我身体也不好。除到供销社搞了一枚搞批、查运动，我就一直没有上班。

（赵树人根据张新德谈话录音记录整理）

1988.10.10

牛毅同志在淇县工作的回忆

1984年4月4日，淇县县委党史办赵树人、袁灿敏、杨金国三同志，访问了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原党委书记牛毅同志。地点是在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牛毅同志的家里。

下边是牛毅同志谈话记录：

我是1948年3月桑园整编后到淇县的，到1949年春天离开，共一年的时间。我离开淇县时，安阳还没有解放，我调地委后，才解放的安阳城。

我去淇县时，淇县县委书记是刘峰同志，他比我去的早，也比我走的早。组织部长乔渊，我任宣传部长，县委除我们三人外，还有县长谢林，教联主席范仁杰，武委会主任路枫（他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被迫害而死，当时在国家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工作，可能是办公室主任）。

刘峰同志调离淇县后，常继忠任淇县县委书记，其他人员没有变动。我记常继忠是1948年夏天去的。马芳是在桑园整编后又到淇县任了几个月的公安局长，后来就调走了。

我到淇县后，县委让我带土改工作团到山里老区搞“填平补齐”、“搬石头”，我是团长，程骏千是副团长，我住黄洞搞点，他在西掌村搞点。当时是要解决领导问题，说农村党支部不好，是群众头上的“大石头”，必须把“石头”搬开，群众的思想才能解放。这是当时的指导思想，让贫雇农当家，建立贫雇团。边是少奇同志开了土地会议以后搞的。

这项工作主要由我负责。县委副书记刘峰指挥全面。黄洞这个点搞的时间不短，访贫问苦，深入群众，谁最穷找谁，就是说没有一间房子，没有一点土地，一无所有的，是主要依靠对象。这时，党员开会学政治，让他们考虑自己的问题，作检查。在那段时间里，所有的支部书记、支委、党小组长、村长及行政上担负职务的，都被停止工作了。他们是受搬的“石头”，实际上搬开了党的领导。

那么让谁领导黄洞村的工作呢？找来找去，找到两个人，是做小买卖的，其中一个家很穷，就让他当了贫农团团长。这人那时已是小五十的人了，穷倒很穷，按上级的要求够条件了。但是，最大的问题是在群众中没有威信。担任贫农团的领导工作，应该受到群众的拥护，可是他识字，没文化，没有一点领导经验，工作搞不起来。我们工作组在那帮助他，但仅是帮助，不能包办代替呀！实际上，是把党踢开了，没有了党的领导。单凭贫农团的主席是抓不起来的。开始还好些，越往后问题越多。工作^组在那也不好工作了。搞填平补齐，也没有给贫雇农什么好处。时间一长，人们思想也凉了，党员、干部也有些抵触不满，我们也脱离了群众。这一来出现了一些不好的现象，赌博、偷盗的也起来了，并且很严重。会道门也活动了，但不明显。贫农团团长过去是做小生意的，靠卖点东西糊口，现在让他抓工作，到处跑，连饭也吃不上了，因此，他自动不干了，也不吭声借了点钱，又去卖油条了。我找不到他，后来别人说了他的情况，我去找他谈心。他说：我不卖油条，我没有饭吃。县委副书记刘峰同志到了黄洞，我向他汇报了情况。